

葉序

張略教授的新書《大公書信神學》即將在香港基道出版社出版，囑我為之作序，讓我感到非常榮幸；因此，在廣大讀者閱讀這本好書之前，得緣先仔細拜讀，實在太有福氣了。

張略教授不僅是華人教會眾所景仰的神學名師，也是學界矚目尊敬的聖經學者。數十年來，他為教會事奉作育無數敬神愛人的領袖英才，也為學術研究增添許多釋經神學的真知灼見。他在雅各書與彼得書信上的專研與著作，更是手執牛耳，做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從深入破題的期刊論文、解說詳盡的註釋專書，到融會貫通的神學論述等身，如今，這本《大公書信神學》可說是他一生鑽研新約聖經的登峯造極之力作。果不負眾望，這本書不但專業又生動地導引讀者進入大公書信這部正典文集的文理脈絡、歷史情境與神學世界，讓人眼界大開，見識經文裏外使徒勸勉的奧妙；字裏行間也充分展現了張略教授治學之嚴謹、論理之清澈，和眼界之淵博，委實讓人欽佩不已，充分領略了敬虔與學術兩者兼備的聖經學者對於福音事奉之重要。

《大公書信神學》讓我們看見，在新約聖經裏，除了四福音書與保羅書信之外，還保存了其他重要使徒（雅各、彼得、

約翰、猶大)關於耶穌基督的見證和對於初代教會的勸勉，這些都是形塑基督教會歷代以來之信仰傳承與見證宣揚的基礎與典範。這些書信不只是塵封於過去時空裏的幾卷歷史文件，而是教會認可的正典經文，對於教會的宣講與教導有直接的影響，兩千年來已產生極大的效應。即便如此，在今天的教會和世界裏，要讓這些初代使徒的見證和勸勉，持續不斷發出正面有力的指導與功效，我們必須深入了解它們的神學內容與寫作目的，才能期盼正確地作出每個情境化之詮釋，而在今時此地適切地遵行。那麼，我們該如何研讀這些書信，才能清楚看見它們語境裏的神學與作者的目的呢？

張略教授在本書裏的第一個重要貢獻，就是要回答這個聖經詮釋學的基本問題。他正確地指出，大公書信正典文集裏的眾多神學主題及其背後的基本信念，與舊約聖經裏的律法、先知和文集的主題、第二聖殿猶太教流通的傳統、耶穌基督留下的言行紀錄，以及新約時期其他使徒的教化傳承，具有許多共同的想法和相通的關係，而且這些主題與信念彼此之間條理連貫，互相說明，彼此強化，形成一個圓融的信仰體系，即所謂的「敘事世界」。因此，我們可以(1)從大公書信的作者如何使用舊約的主題、猶太教的傳統、耶穌的資料，和使徒的傳承方式，看出他們衷心所本的信念和前提；(2)然後，探索這些傳統與傳承如何解釋或強化他們所主張的神學主題，來釐清他們對教會提出的教導與勸勉；(3)之後，再來描述他們的信仰底層那個條理連貫、完整圓融的敘事世界。這個敘事世界，也可說是信仰體系或符號世界。社會學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曾說明，一個社會羣體內部或次羣體成員之間，藉著「社

會化」與「內納化」的逐步過程，凝聚出一個具有高度共識、說服力強的世界觀、價值觀，和倫理觀，藉此來傳授和規範羣體內每一個成員的思想行為，以便維持一個和諧共處的穩定羣體。¹ 一個完整連貫的敘事世界、信仰體系，或符號世界，就好像一座「神聖的帷幕」，能讓一個社會或次社會的成員清楚知道自己的身分、角色與任務、跟其他成員的關係與互動，以及整個羣體存在的價值與目標。² 張略教授對於大公書信神學的爬梳與演繹，不是單純地把書信裏的神學主題任意拼湊成幾個我們想知道的教義問題，而是把作者文字論述背後的傳統與傳承，以及他們的神學主題底層互相連貫的敘事世界，層次分明地加以解說，使讀者看到每個教導或勸勉所奠基之神學理由和信仰體系，這種整全式的神學分析，對於正確解釋大公書信的神學以及適切遵行其使徒教導是大有助益的。

本書第二個值得注意的貢獻，是把「聖經神學」的任務視為歷史性和描述性的工作。聖經學者的任務是要仔細分析經文的文意與語境，將其神學信念正確地呈現出來，這與「系統神學」建構性的進路大相逕庭，系統神學家是按某一問題或主題，擷取相關經文，以邏輯和理性，來建構一套圓融自足的神學論述。對於聖經和教會而言，這兩者各有所司，方法確實不同，但可相輔相成，不必衝突。張略教授認同蓋伯勒 (J. P. Gabler) 和史丹德 (K. Stendahl) 等學者的看法，把聖經神學的任務定調為歷史性和描述性的。因此，他在本書謹守聖

1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Anchor, 1966).

2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Garden City: Anchor, 1990).

經學者的特殊任務與專業方法，把大公書信的文意、語境、和神學，深入淺出，鉅細靡遺地解釋出來，讓經文直接向讀者說話，讓神言直接挑戰我們。每位讀者都有神學立場、某些預設，甚或不自知的偏見，但如果謙虛細讀這些使徒書信，在張略教授的導讀之下，對這些經文裏寶貴的見證和殷殷的勸勉，必能深入明白，融會貫通，同時，還能感受到初代使徒們對於耶穌基督的愛戴以及教會肢體的疼惜。

本書第三個重要的貢獻是提供了最新、最好的學術研究，以及批判性的整合。張略教授不但熟悉大公書信的學術文獻和主要學者，對於其他研究課題，例如保羅神學、福音書研究、舊約神學，與聖經詮釋學等，也都游刃有餘。因此，他對大公書信的經文釋義和神學詮釋，不但援引重要學者的看法，也能提出令人驚艷的獨特見解。細讀本書處理不同學派的意見，猶如聆聽一位飽學的教授，娓娓道來各家學說的來龍去脈，引人入勝，卻又能不偏不倚地指出大公書信的神學重點，不讓學生迷失在學術叢林裏。

以上是我初讀《大公書信神學》稿本所發現的三大特色，以此向張略教授提出簡報和致敬，也希望對於其他讀者有些助益。本書的內容豐富，論述精彩，我將會再三重讀，持續吸收張略教授的智慧。我深信本書除了可以帶領聖經學者與教牧領袖更深入了解大公書信的神學美境，所有喜愛聖經的一般讀者也必大受啟發。謹以此序恭喜張教授的成就，也藉此謝謝他在聖經研究的園地上長久辛勤耕耘的貢獻。

葉約翰

美國維吉尼亞神學院茉莉道恩斯新約講座教授

吳序

多年來，聖經神學一直是中國神學研究院必修的學科。張略博士在學院任教四十多年，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他在前著《雅各書註釋》中已經展現出對新約研究的成就。我有幸與張博士共事多年，今天看到他的深耕成果《大公書信神學》出版，我十分肯定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書籍。我不僅為他喝彩，感謝神，也為那些有志於研經和釋經的讀者感到興奮，因為這本書在聖經詮釋的多個層面上提供了寶貴的資源，並作出了精深的論述。

這本書循歷史進路探討各書卷的神學，每章都從歷史背景說起，因此本書是完備的大公書信導論。讀者可從書中了解大公書信的組合和彙集過程，以及各書的成書和歷史處境，這是研經的基礎。接著，書卷的文學分析以經文體裁為起點，帶出寫作目的，並列出全書結構，有助於理解經文的特性和脈絡，對研經十分有用。下一部分是對經文傳統的研究，是本書最突出之處：張博士在正典的框架中審視大公書信的經文，指出書卷對聖經其他經卷的取材和引用，讓讀者認識到書卷如何在用字、概念乃至信息上與別的經卷傳統接軌、相關；此外，那些與大公書信互涉的典外文獻，書中亦

有交代，故此，這部分的論述是詳盡而豐富的，以致接下來的神學主題論述不但呼之欲出，更顯得穩固地建立在全本聖經的脈絡之上。

在聖經神學領域中，這本書是難得一見的中文著作，也是一部功力之作。透過對經文傳統的探勘，表明了大公書信與正典其他經卷的相關性和神學上的一致性。作為讀者，我非常佩服，盼望其他讀者於這部著作的不同層面上可以得著益處，一起在研經、釋經上得享豐碩的成果。

吳慧儀

中國神學研究院退休副教授

自序

最近有一位信徒問我的寫作計劃，我告訴他我剛完成了《大公書信神學》的初稿，他一臉茫然的望著我，好像聽不懂我在說甚麼。的確一般信徒都熟知甚麼是四福音和保羅書信，但對「大公書信」作為一組新約正典中的經書，卻不大了了。

我們現在稱為大公書信 (Catholic Epistles) 的組合，指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及猶大書這七卷書信。這組正典書卷是新約三組書卷中最後形成的組合；最早的是四福音，接著的是保羅的十四卷書信 (包括了希伯來書)，最後，大公書信這組合可以說是完成了新約的正典。

在早期教會，包括亞他拿修 (Athanasius) 的《節期書卷》(Festal Letters)、《梵蒂岡抄本》(Codex Vaticanus)、《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亞歷山太抄本》(Codex Alexandrinus)、敘利亞《別西大譯本》(Peshitta) 等的正典綱目中，大公書信都是置於保羅書信之前，這排次反映出某種神學觀點，本書為此作出解說。不僅如此，大公書信的內部排次不是隨意的，本書也探討這內部排次所反映的神學觀點，指出大公書信各書卷之間的神學關連。這種正典進路

的神學，幫助我們了解新約正典整體及新約三組書卷，以及在大公書信中個別書卷之間的神學關係，並對教會的意義，因為正典是教會的正典，是教會和信徒奉為信仰和生活權威的。本書亦會討論個別書卷的神學，不會只停留於描述性（descriptive），亦會探討它的規範性（prescriptive）。本書的另一個特點，是指出大公書信各書卷都是使徒的見證。他們對神的啟示，包括舊約、耶穌教導及早期教會的教導作出詮釋，並應用於個別書卷所針對的情境。本書在討論個別書卷的神學時，亦會探討個別書卷所關注的主題——不外加一套神學的框架，並將個別書卷背後的敘事（narrative sub-structure）呈現出來，指出這敘事如何主導作者的見證。本書最後一章會將大公書信的神學整合起來，並將這組經書的大敘事呈現出來。

於此衷心多謝為本書賜序的葉約翰博士和吳慧儀博士，他們二人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為本書撰寫序言，簡介本書的特質，不勝感荷。

本書在新冠疫情爆發的三年間完成，也是我和內子梁笑媚移居昆明後所完成的第一本著作。這幾年在內地生活，內子都照料著我們日常的起居飲食，這種「秤不離砣」的半退休生活，有老伴相隨，實是今生有幸，見證了神的宏恩，謹以此書獻給她，感激她的情深義重。

願榮耀歸給那配得稱讚和敬拜的三一真神！

張略

第一章

大公書信的神學： 導言

我們現在稱為「大公書信」(Catholic Epistles)的組合，指雅各書、彼得前書、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及猶大書這七卷書信；¹亦有將這組書信稱為「普通書信」(General Epistles)。而英文 catholic 這個字來自公元十四世紀的拉丁語 *catholicus*，後者原本出自希臘文 *katholikos*，意即「普世」；同字根的希臘文 *katholou* 即「普通」，意謂這組書信是普遍通行，沒有既定地方的羣體作為收信人。這樣稱呼一些教會書信乃源於東方教會。而最早被稱為大公書信的是約翰一書，隨後有其他書卷同被稱為大公書信。² 俄利根 (Origen) 稱約翰一書 (《約翰福音註釋》〔*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of John*〕1.22.137, 2.23.149) 和彼得前書 (《約翰福音註釋》6.35.175) 為大公書信，認為它們是巡迴書信，有別於訂明收信人所在地的保羅書信。³

大公書信用在一組書信的身上，最早見於公元三世紀古基督教歷史學家優西比烏 (Eusebius; 《教會歷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2.23.24 ~ 25)；他接納了東方教會的做法，視我們現在正典中這七封書信為大公書信。西方教會稱這組書卷為「正典書信」(*epistulae canonicae*；奧古斯丁

-
- 1 古教會從來沒有將希伯來書納入為大公書信，反而將它歸為保羅書信，不過近代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希伯來書並非保羅所寫。
 - 2 一些現在我們列為典外的書信，當代也被視作大公書信，優西比烏就曾稱哥林多主教狄尼修 (Dionysius) 所寫的書信為大公書信 (約寫於公元 170 年)，然而卻未有得到正典的地位 (《教會歷史》4.23.1、12)。俄利根亦稱《巴拿巴書信》(*Epistle of Barnabas*) 為大公書信 (《針對克理索》〔*Against Celsus*〕1.63)，但他並未有提及有一組稱為大公書信的經卷彙集。
 - 3 見 Darian R. Lockett, *Letters from the Pillar Apostl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atholic Epistles as a Canonical Collection*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2017), 62–63 所臚列在公元二至六世紀的教父們是這樣理解大公書信。

〔Augustine, 354 ~ 430〕、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 485 ~ 580〕)。西方教會接受這一組書信為正典的過程比東方教會較遲，但她們無疑一早便接受彼得前書和約翰一書為經書。根據優西比烏，雅各書、彼得後書、猶大書、約翰二書和三書都曾被視為「具爭議性」(*antilegomena*)的書卷。敘利亞教會的《別西大譯本》(*Peshitta*；公元三世紀末)只將雅各書、彼得前書和約翰一書納入為新約的正典。

稱這些書卷為大公書信或普通書信，若只是指它們原沒有既定地方的收信人，是巡迴書信，就難怪近代有學者也將希伯來書歸入普通書信之中。⁴ 然而事實上，雖然約翰二書和三書及猶大書沒有明言收信人所在地，仍可視為針對個別地區信徒羣體而寫的書信；甚而彼得前書在信首語也有訂明收信人的所在地，是給小亞細亞各省的信徒而寫的。按地域分佈看，這組書信確是比保羅書信所針對的範圍更廣，但卻不是沒有既定收信地區的。我們的確可以說，它們是為普遍信徒而寫的，但這並不是對這組書信被稱為「普通書信」最準確的解釋；我們必須從這組書卷成典過程及其在正典中所發揮的效用，去理解這組經書被稱為大公書信的神學原因。

莊遜 (Luke T. Johnson) 指出，過去學者們往往因為以

4 將希伯來書歸入大公書信，見如 Bruce M. Metzger, *The New Testament: Its Background, Growth and Content* (Nashville: Abingdon, 1965), 247–51；Andreas J. Köstenberger, L. Scott Kellum and Charles L. Quarles, *The Cradle, the Cross, and the Crow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2nd ed.; Nashville: B&H Academic, 2016), 759。亦有將希伯來書和大公書信的七卷重新歸類為「其他教會領袖的書卷」，如 J. V. M. Sturdy,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Date of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ed. Jonathan Knight (London: Equinox, 2007), 72；I. H. Marshall, S. Travis and I. Paul (eds.), *Exploring the New Testament*, vol. 2: *A Guide to the Letters and Revelation* (2nd ed.;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11), 243。

保羅的著作為核心，去重構早期教會的神學和歷史，並發覺在這框架之下處理希伯來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和雅各書時會感到困難，因此這些書卷在學術研究上，經常被忽視。⁵ 而且在德國杜平根學派（Tübingen School）新約研究的影響之下，這些書卷被視作較後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是公元一世紀後期，甚或是公元二世紀教會的早期大公思想（Early Catholicism）；它們受到基督再臨延遲（delay of *parousia*）的影響，強調教會教制的建立和倫理的教導，因而有別於彌賽亞運動草創時期那種具靈恩及缺乏組織的發展模式。然而，這種以保羅為本位去衡量其他書卷的做法，不只忽視了彌賽亞運動早期的多元性，亦容易將這些書卷硬套入以上所說那種較後期的發展模式中，嚴重扭曲了對這些書卷的理解。

1.1 新約正典與大公書信

上文曾指出，個別的經卷雖有被稱為大公書信，晚至公元三世紀，我們才見優西比烏稱一組經書為大公書信，因此學者一般的共識認為大公書信作為一組經書的彙集，最早也要到公元三世紀末才成形。然而，優西比烏可能只是見證了大公書信已是一組經卷的彙集，即這組經卷彙集在他之前已在教會中間流傳，盛行於東方教會。⁶ 晚近學者洛基特

5 Luke T. Johnson, *The Writings of the New Testament* (Minneapolis: Fortress, 2010), 403–04；並 Carey C. Newman, “Jude 22, Apostolic Theology, and the Canonical Role of the Catholic Epistles,” *Perspectives in Religious Studies* 41 (2014): 367–68。

6 見如 David R. Nienhuis and Robert W. Wall, *Reading the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John & Jude as Scripture: The Shaping and Shape of a Canonical Colle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3), 29。

(Darian R. Lockett) 提出，它們有可能早自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 150 ~ 215) 時已被彙集為一組經書。⁷ 可以肯定的是，大公書信中的書卷曾個別獨立地在教會中流傳，個別書卷也往往與其他大公書信中的部分書卷，或是整組一起流傳。有可能早自公元二世紀末、三世紀初，新約正典的主要三組經卷，即新約正典的核心——四福音、保羅書信和大公書信已經成形，即整體新約正典的格局已經出現了。大公書信作為最後一組加進新約正典經卷的重要性，正在於其完成並完整了新約正典。⁸

1.1.1 新約書信與大公書信

新約書信是多元的，它們同享正典的地位，因為它們是同一個福音的見證。這些見證對神的子民提供權威的規範，叫教會能在今世繼續為耶穌基督的福音作見證。這成典的過程，一方面見證了教會承認須依靠這正典的規範，自己的身分才得以持續；另一方面，這正典也同時是在教會身上發揮它權威性的作用。這不只是教會權威所認定的正典，也是教會服在其權威之下的正典，承認它帶有復活主的權柄，並在教會的整體經驗中，體認它是從神而來的默示。⁹ 一方面是

7 見 Lockett, *Letters from the Pillar Apostles*, 65–90 詳細的討論，然而他在這方面的結論並那樣確實。與他類似看法的，見 Denis Farkasfalvy, *A Theology of the Christian Bible: Revelation, Inspiration, Canon*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18), 195。

8 Nienhuis and Wall, *Reading the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John & Jude as Scripture*, 17.

9 Brevard S. Childs, *The Church's Guide for Reading Paul: The Canonical Shaping of*

▼
聖經研究叢書

大公書信神學

Theology of the Catholic Epistles

作者
張略 Luke L. Cheung

審校
馬榮德

責任編輯
沈靜筠

裝幀設計
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
出版 / 發行
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 號富騰工業中心 10 樓 1011 室
LOGOS PUBLISHERS
Unit 1011, 10/F, Fo Tan Ind. Centre, 26 Au Pui Wan St., Shatin, Hong Kong
電話：(852) 2687-0331 傳真：(852) 2687-0281
網址：https://www.logos.com.hk

承印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 2024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5/2024 初版
Cat. No. LP1111

ISBN: 978-962-457-648-1
© 2024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經文取自《新標點和合本聖經》，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年份	2033	2032	2031	2030	2029	2028	2027	2026	2025	2024

©2024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的內容豐富，論述精彩，我將會再三重讀，持續吸收張略教授的智慧。我深信本書除了可以帶領聖經學者與教牧領袖更深入了解大公書信的神學美境，所有喜愛聖經的一般讀者也必大受啟發。謹此恭喜張略教授的成就，也藉此謝謝他在聖經研究的園地上長久辛勤耕耘的貢獻。

葉約翰

美國維吉尼亞神學院茉莉道恩斯新約講座教授

在聖經神學領域中，這本書是難得一見的中文著作，也是一部功力之作。透過對經文傳統的探勘，表明了大公書信與正典其他經卷的相關性和神學上的一致性。作為讀者，我非常佩服，盼望其他讀者於這部著作的不同層面上可以得著益處，一起在研經、釋經上得享豐碩的成果。

吳慧儀

中國神學研究院退休副教授

研經 / 讀經 / 神學

Cat. No. LP1111

ISBN 978-962-457-648-1



9 789624 576481